

堂區如何面對九七的挑戰

——專訪關傑棠神父

尚有不到五年的光景，香港便要重歸中國的主權之下。香港堂區在這過渡期內可以做些什麼，來幫助教友迎接「九七」的挑戰呢？紅磡聖母堂把一九九二年定為「關心中國年」，作為全年活動的重點，是否為了回應這個大時代的需要呢？聖神研究中心的勞寶霞小姐走訪了該堂的主任司鐸關傑棠神父，請他分享對以上問題的意见。

勞：勞寶霞小姐 關：關傑棠神父

勞：爲何把堂區一九九二年的活動主題定爲「關心中國年」？

關：紅磡聖母堂每年都有一個全年的主題，希望幫

助教友注意某方面的問題。我們決定把去年的主題定爲「關心中國年」，是因爲九七年日漸迫近，我們希望透過堂區活動，加深教友對中國的認識。

勞：有何特別的活動帶出這主題思想？

關：除了九月份的「溯源音樂晚會」及十一月份的「肇慶、廣州朝聖之旅」之外，教堂的佈置和壁報皆以中國爲主題；在每週禮儀的信友禱文中亦常以中國的問題作爲祈禱的對象；每週五晚「明供聖體」亦多以中國問題爲主。此外，神父主日講道的內容都盡量以中國爲焦點，提高教友對這方面問題的認識。在設計堂區活動

的集體遊戲時，亦以中國為主題，例如在設計問答遊戲時，以中國的歷史及地理常識為主要範圍。總之，堂區活動的整個大方向也是指向與中國有關的事情。我們希望在這樣的氛圍之中，讓堂區的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正視這個切身問題；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向。

勞：教友的反應如何？

關：大部份教友都很喜歡這些活動，沒有產生抗拒的感覺。他們在全年活動中的參與比例也很高，但他們是否因此而改變，或因此而增加了對中國的認識，則有待日後觀察了。

勞：『肇慶、廣州朝聖之旅』是否成功？參加的教友有何特別的感受？

關：這次朝聖之旅的行程主要是參觀肇慶和廣州兩地的教會。參加者在旅程之後表示，他們很高興能親身與內地的教會人士接觸，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。在出發前，這些教友對內地教會感到陌生和疑懼，但經過實際的交流後，他們對

內地教會有了初步的認識，疑懼也漸漸減退了。他們表示，將來如有機會，也會繼續參加類似的交流活動。此外，當他們發現內地教會在物資方面如此缺乏時，便更加懂得珍惜目前在香港所擁有的一切。總括來說，在促進內地與香港教會交流的目標來看，這次旅程是十分成功的。

勞：國內教會現時仍有『地上』和『地下』的分歧，作為一個堂區神父，您將如何向教友解釋這個特殊的情況呢？

關：所謂『地上教會』或『地下教會』，是內地教會的一個歷史問題。而歷史上的恩怨問題往往是超出人所能判辨的範圍之外的。我相信無論是『地上教會』或『地下教會』的人士都是主內的兄弟姐妹，他們各有其局限和苦衷。我們香港教友作為第三者，不應抱一個批判的態度來看這個問題，更不應偏幫任何一方，而必須抱一個諒解和開放的態度，促進這兩方人士的

接觸，共同找出問題的答案。此外，具體來說，香港教友是不宜直接插手處理這個問題的，但亦不妨多與內地不同的教會人士接觸，在加深對他們的了解之餘，亦可把梵二大公會議的改革精神介紹給他們認識。

勞：隨著九二年的結束，『關心中國』的主題亦告完結。是否會有進一步的跟進工作？

關：關心中國是意識的培育；並非是一個活動而已。所以，『關心中國年』的結束，並不代表我們不再關心中國。其實，我們是有一個三年計劃的。第一年是關心中國年；第二年是關心香港年；第三年便以認識自己作為主題，希望能逐步幫助堂區教友認識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；鼓勵他們去反省，回應時代的問題和挑戰。三年之後，我們會來一個總檢討。或許會在九五年時，再以關心中國為主題，即再來一個循環，但目前尚未有任何具體的安排。

勞：九七年日漸迫近，您認為堂區可以為教友做些

什麼準備工作呢？

關：香港的管治權在九七年便會轉易到中國政府的手裡，為了幫助教友迎接這個大時代的挑戰，堂區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培育教友的信仰和傳揚福音。將來的社會政治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，誰也說不定。但我相信，無論人們離開香港或繼續留在香港生活，當一個人的信仰紮根越穩固，他便越有能力面對將來的生活挑戰。

可是，因為香港人的生活忙碌，如果要他們參與一些長時間的培育課程，相信效果不大。而事實上，不少教區機構亦已辦了很多類似的培育課程。所以，我們會盡量透過現存的堂區生活，如：退省、週年活動、主日禮儀和講道、慕道班、再慕道班、專題講座等等，讓教友通過這些活動，提升信仰的深度。此外，宣傳工作亦是少不了的，可以鼓勵更多人參加。然而，這個只是我們的理想；據過往經驗所知，教友對活動的反應只可以說是一般而已，因為除了

是他們忙於工作，無暇參加活動之外；另一個原因是：很多教友仍未能意識到信仰培育對自己的重要，他們以為領洗和上教堂已足夠。

勞：堂區未來會朝著什麼方向發展？

關：在未來發展方面，目前的普遍趨勢是成立基層小團體。但我們的堂區有很多教友正準備移民。在九七年之前，估計本堂區有三分之一教友會離開香港。所以，我們不會在現時組織基層小團體；待九四年之後，才進行這方面的工作。到時，有意移民的教友已離去，堂區內的教友人數會較為穩定。而且，越接近九七年，教友便越需要一個團體來互相支持，屆時成立基層小團體會更加合適。

從一個社會分析的角度來看，九七年距今只剩四年多的時光。在這兩三年裡，一般香港人都會為自己的未來尋找出路，或鞏固自己目前的環境。在九四至九五之後，大部份人已有自己的生活路向。在這個情況下，他們對團體的

需要更強，基層小團體在這時候發展會更好。越接近九七年，人們越會疑慮：未來將變成什麼樣子？行動會否變得不自由？這些憂慮都是一些估計，自有其存在的理由。但我相信更實際的應是發展小團體，讓信友習慣在神職人員非常缺乏時，懂得如何面對自己的信仰生活。此外，教區亦該相應地培訓更多的教友領袖，配合這方面的需要。